

畫壇怪傑張大千(下)

王成聖

畫風高古雄偉瑰麗

畫壇怪傑張大千，有他獨特的見解；他主張藝術應該「脫俗氣，洗淨氣，除匠氣」，他一生繪畫，也不斷朝此目標實踐開創，早年涉獵各家，偏重臨摹，所謂「筆筆是自家寫出，亦筆筆從古人得來。」最先他沉酣於石濤的畫，臨摹已到幾可亂真的地步。不但瞞過國內著名的品鑑家羅振玉、黃賓虹等人，而且使日本人也信以為真的，把他臨摹的作品印入「南畫大成」，至今奉為國寶。

後來，他和他善子二哥聯袂北上，寄寓北平頤和園龍騰軒內，當時溥心畬也住在園內，朝夕過從，合作不少山水人物畫，因此有「南張北溥」的雅譽。

此時的他，已不以全部臨摹石濤為滿足，而更進一步的上溯唐宋元明：採取唐人的樸厚，宋人的深度；下至元明的筆墨意境，上下千年融會貫通，自成他自己的風格。陳定山曾說：「張大千是一個聰明人，他從石濤起家，又把石濤一口吞入腹中搗個稀爛，吐得出來，化作唐宋元明千

百作家。」

後來，他又重視大自然的啓發，實踐宋朝畫家范寬所說的「與其師人，不如師造化。」於是遊黃山、登峨嵋，窺得林壑勝景、烟雲變化；揣摩山勢峯巒，自然氣象。對他的畫風也有相當影響。

他到敦煌臨畫，影響最顯著的是他的人物畫，他吸收了人物畫的精髓，更兼摻用筆設色的特點，使得他的畫風表現出高古、雄偉和瑰麗。

藝評家楚戈說：「敦煌三年的工作，使大千先生由一個文人畫家兼具了職業畫家的兩項長處。張大千在文人畫中上下古今各派技法，莫不深諳，復得敦煌千年古蹟之洗禮。千餘年來從無一位畫家有此幸運，有此大魄力，集中國傳統中隱（指匠師壁畫）顯（指文人畫）二派繪畫之長於一身，又豈僅是『五百年來一大千』而已。」

他移居巴西的一天雨後，看到「八德園」雨後樹木，畫了一張「山園驟雨」，完全以潑墨手法表現，他曾對江兆申說：「在此之前，我完全臨摹古人，從這張畫之後，發現了不一定用古人的方法，也可以用我自己的方法來表現。」他的潑

墨特色，由此出發，成為他個人藝術的極大轉捩點。

他的潑墨的畫法，不是用筆畫，而是先以墨略勾大略，然後裱托一層，使紙的質地暫時變成畫布性質，再調好彩、墨，潑在畫上，用手牽動畫紙，使彩墨自行流動漫漶，以形成山勢或荷塘，這很合乎近代的「自動技法」，強調繪畫不一定用手畫，祇要畫家略加助力，讓色彩自己形成自己，讓畫去畫「畫」。

這種畫，便具有一種自由的要素，成為天然和人工合成的產物，本質上是抽象的，你可以看它是山、水、樹木、荷塘，但這些彩墨自己流動的時候，並沒有刻意要呈現什麼，祇不過是一張畫而已。最後由他在這些自然流動的畫上，添些山脚，空隙處畫些房屋；乃至人物等，就成了一張合乎社會意識和現代精神的好畫。

因此楚戈認為張大千的潑墨畫：「內涵上雖與中國傳統中的自然主義一脈相承，形式上無疑的也和現代畫相互呼應。」

從民國四十二年，他舉行個人畫展很多，足跡遍及歐、美、亞各洲，到處形成轟動，受

中外人讚譽。民國四十七年，「國際藝術學會」選他為全世界偉大畫家，贈予金牌獎；民國五十七年，中國文化大學贈予榮譽博士學位；民國七十一年四月蔣總統經國先生頒贈他中正勳章一座。

藝評家吳翰書對張大千的貢獻有如下看法，他說：

「中國的水墨畫發展到石濤、八大山人，乃至齊白石，雖已達登峯造極之境；但氣象欲嫌小，尤其齊白石的小鷄、小蝦，雖具無限生趣，畢竟難比宋代的大山大水；要待張大千出，才將中國山水畫推進一步。」

畫家江明賢教授則表示：

「張大千的一生等於是一部中國美術史，融合了古今中外各家之長，消化了傳統，也吸收了外國抽象表現繪畫的精神。他的觀念極新，甚至比年輕人新，正符合了傳統中國畫的理想境界。」

藝評家姚夢谷以為：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，他實當之無愧。（註：「五百年來一大千」，係當年名畫家徐悲鴻稱讚張大千的話。）

靈性豪情意境深遠

張大千不但是一位畫家，而且也是位詩人，他的詩意境很高，字句錘鍊，氣魄胸懷都屬上乘，配合他的畫，往往一題一詠，寓意深遠，精妙之至。

民國廿二、三年間，何應欽擔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，時常因日本軍閥製造各種事件而感到困擾。他為安慰何應欽將軍的辛勞，特地

繪贈一幅「背挿金釵圖」。畫上美人，用手從背後挿金釵，而笑臉迎人；並題詩一首云：

「細柳橋邊深半春，纈衣簾裡動香塵；無端有寄問消息，背挿金釵笑向人。」

何應欽曾經表示：「後兩句正描繪出我當時奉命與日本軍閥謹慎周旋的矛盾心情。」

總統府資政張羣與他同鄉，相交數十年，情誼深篤，他曾贈張羣一張「高山神木圖」畫，並題詩云：

「四山雲木盡蟠虬，直幹巍然百尺修；不與兒曹同俯仰，飽風飽雨自千秋。」

幾十年來，張羣亦當國家危難之秋，出任艱鉅，如今老當益壯，為國之元老，這幅畫這首詩真是恰如其分，意味深長。

抗戰時期，他在青城山居住，曾經賦詩一首，反映當時生活情況和感受，詩云：

「自謂名山是此生，攜家猶得住青城；小兒捕蝶知宜畫，中婦調琴與辨聲。食粟不謀腰脚健，釀梨長令肺肝青；歸來百事都堪慰，待俛天河洗甲兵。」

另有一首「題劍門」云：

「北去南來問石牛，蜀王引領至丁休；蕩搖白日龍蛇怒，椎鑿玄天神鬼愁。

自是山川據形勝，誰言關塞限戈矛；諸君忍作新亭泣，一戰猶堪扼此州。」

這兩首詩與唐朝杜甫避兵成都所作的傳世詩句，並不遜色；而他的心情，還比杜甫更多一層積極的信念。

當他在巴西完成第一張潑墨雲山畫，曾題句云：

「老夫夜半清興發，驚起妻兒睡夢間；翻倒墨池收不住，夏雲湧出一天山。」

靈性豪情，傳神於詩畫之間。

他喜愛國劇，尤推崇有「老鄉親」雅號的名伶孫菊仙，來臺後偶與當年天津孫菊仙派名票李東園過從，特別繪贈「東坡稼軒圖」，並題詩云：

「廿載名聲海宇喧，白頭把臂欲無言，銅琶鐵板知誰賞，孫處披仙汝稼軒。」

徜徉瀟灑曠達自適

過去在大陸上，他同時有四位太太，分居成都、上海、北平等地，敦煌繪畫時，有兩位太太隨侍在側；抗戰避居青城山時，有三位太太共居一處。大陸淪陷後，祇有現在的太太徐雯波隨他遨遊世界了。

第一位太太曾慶蓉是名門閨秀，舊式的家庭主婦，大多時間住在成都，生一女。因為她比較胖，子女們叫她胖媽媽，已死於中共迫害。

第二位太太黃凝素，追隨他很久，生育也多，也到敦煌吃過苦，因為她比較瘦，子女們叫她瘦媽媽（大風堂的子弟也分別稱呼她兩為胖師母、瘦師母）。但她犯了他不准打麻將的禁忌，屢勸不改，最後祇好分離。

第三位太太楊宛君，原籍清河，家住北平。

當他在北平的那段時期，兩位太太都沒有隨行，客中寂寞，常到城南遊藝園聽大鼓，被楊宛君的純真清新之美所吸引，於是成婚。她不但大鼓唱得好，而且能自拉、自唱整齣國劇，聰明靈慧，頗為他所寵愛，也曾隨他去敦煌，子女們叫她「姨」。

第四位太太，也就是現在的太太徐雯波，本來是他大女兒心瑞的同學，常到他家看他繪畫，對他非常崇拜；對國畫極有興趣，要求拜師學畫，他因為大風堂收門生的規矩十分嚴格，定了師生名份，就不能涉及其他，所以加以婉拒，而和她成婚。在巴西時，為了辦永久居留權證書，還特地再舉行一次洋式婚禮。徐女士追隨他最久，照顧他起居生活無微不至，使他晚年生活非常的美滿。

他的性格瀟灑隨和，對人尤其客氣，從不擺架子；但在自己家中卻是唯我獨尊的一家之主，個強、脾氣大，說一不二。

談到他的生活，最大的特點，是沐浴在中華文化裏的生活，是太平盛世裏中國傳統藝術家的生活，幾乎絲毫未受現代工業的污染與影響，彷彿不管時代如何改變，他總是過着他逍遙自在、曠達自適的生活。

他愛自然，所以他的居住地方，總是儘可能保守中華庭園的格調。尤其特別愛梅花，已經近乎「梅癡」的程度，他不但在他的住處種植梅花，而且不惜重資，遍尋國外好的梅種，並以之贈植國父紀念館、慈湖、中正紀念堂各處。自他回國後，以梅花為繪畫題材，比他一生中任何時期

為多，賀年卡上繪畫也是梅花；為「梅花專輯」題簽，不厭其煩。民國七十二年春季，他還精製畫有梅花的小瓷瓶，分贈友好。這些可以反映他回到以梅花為國花的祖國，乃他生平最大的快事；同時也藉梅花的清操雅節來抒發他內心深處熱愛中華的情懷。

除了繪畫，他最喜愛國劇，他以為「國劇本身就是美的綜合，從中可以得到不少靈感，也可以印證一些畫畫的原理。」民國廿六、七年他在北平時，曾和名伶們往還，教梅蘭芳繪畫，看余叔岩寫字，程硯秋向他執經問難；有一次還和余叔岩在西山成壇寺避暑，聽余叔岩清唱。大陸淪陷後，他到香港，與孟小冬結識，每逢他壽誕之期，孟小冬特地破例為他高歌一曲，他離港時，孟小冬還送他一卷錄音帶。

來臺以後，有些年輕一代坤伶常去他家；他特別喜歡她們，尤其是郭小莊；特地為她們演出設計戰袍，題寫書款，繪贈畫幅。郭小莊組成「雅音小集」不定期演出，就是他的鼓勵，並且在她演出時的旗袍上畫荷花。

他最愛美，凡是美的東西：不論是一花一木、一蟲一魚、一山一石，當然也有美人，他都喜愛。他的四位太太，除大大太是奉父母之命迎娶外；其餘三位都是他自己由愛美而結合的，他曾有詩云：

「親筆名花送草堂，真成白髮擁紅粧；
知君有意從君笑，笑我狂奴老更狂。」
英雄本色，名士風流，此詩不啻「夫子自道」。

他不喝酒、不吸煙，反對打牌，但喜歡擲骰子。每年農曆除夕，他先準備一幅畫，然後召集家人子弟、傭僕孩童齊集堂前，擲骰競爭，誰能擲出狀元紅者（六粒皆紅），誰就是畫的得主。他懂得吃，也講究吃，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。這與他的家庭有關，他父親講究吃，他母親精烹調，成都最有名的一家川菜館榮樂園的老板，就是他家裏的大師傅開的。現在日本東京、美國紐約最有名的川菜大師傅，大都是他家調教出來的。

他年輕時，喜歡親自下廚表演一番，以娛己好友；年老後，不再親自動手了。可是，有時興之所至，想吃點特別菜，他事先通知廚師準備材料，然後他到廚房親自指揮，何時熱油爆鍋、下肉、加味、下配菜、起鍋、大火、小火，廚師一樣一樣的照做不誤，結果菜弄好，色香味俱全，果然不同凡品。

尊師重道感人至深

他是個尊師重道的人，他每每對人表露對曾農髻和清道人的敬佩之意。當他談起曾農髻是遺腹子，出生時家貧屋破，太師母產後抓雪充饑的情景，往往珠淚漣漣的真情流露。談起清道人好吃大肉，常常到「小有天」小吃過癮時，往往兩眼不自禁的流露出孺慕的神采。

他曾隨侍曾農髻十年之久，曾農髻不但教他書畫，而且也教他做人之道，使他受惠最多。他曾有首長詩：「題子鶴所藏先農髻師秋江圖」，道出他景懷師門的心境，至情至文，感人至深，

詩云：

「但作上海人，不為上海鬼；（曾生前有此語）」

絕筆猶題歸未歸，此恨綿綿隔湘水。
子鶴手持秋江圖，乞我題詩書紙尾；
婆娑熱淚不成行，每憶師言如異世。
十載門牆感語深，視我如弟如驕子；
衣鉢愧傳恩未報，展卷悽然痛欲死。
老筆由來奪一峰，藏垢納迂戲言耳；
衡岳高高不可攀，嗚呼心喪曷能已！」

他心存善良，不當面拆穿惡人惡行，有所不為。生平不喜應酬、講演。他愛自由勝過一切，痛恨共產黨殘暴政權。他家教甚嚴，要求家人遵守家規，敬老尊賢，長幼有序。他和他太太對長輩仍行跪叩大禮，子女及弟子們每次出遠門或回國，也都向他跪叩辭行請安。數十年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，都是按照中華文化精神，保持中國人的禮節和生活方式。他慷慨為善，不欲人知，也不圖報。有一次，他從香港去巴黎，臨走時把一疊美鈔送給了窮朋友，自己祇剩五十美元了，他卻毫不在乎的登機而去。有一次他在梨山遇到一位曾在四川當過司令的同鄉，來臺後境遇不好；後來那位司令生病住榮總醫院，四川同鄉會發起募捐。他聽說以後，便每月送給四萬元，好多年不變。還有一次，有位相知五十年的老友，在過春節前向他開口求助，正好他替位韓國人畫畫，有潤筆費廿萬元，他馬上派人送給那位老友，而他自己家中祇有三萬元，離春節祇有四天了。

他常開自己的玩笑說：「有人左手來，右手去；我是左手還沒來，右手就去了。」

正因為他如此樂善好施，不斤斤於一己所得，所以有人稱他是「富可敵國，貧無立錫」；他的一生，就在這「時富時貧」中度過。「佳士姓名常掛口，平生饑寒不關心」，這是他最喜歡替人寫的對聯，卻也是他自己的寫照。他真不愧是一位風格高雅的中華藝文國士，這由他於民國六十八年對其身後的安排，可以得到證明。當年大臘，他將自己在美國發現的類似臺灣地域的巨石，運回來豎在「摩耶精舍」中，名為「梅丘」。並且撰一聯曰：

「獨自成千古，悠然寄一丘。」

誰料他竟於當年四月十二日預立遺囑，指定身後火化下葬於此，並以此石為墓碑。然則，此

一聯語實乃他自晚的碑銘。或許有人對張大千生前所享受的崇高禮遇，認為有點過份；其實國家社會對像張大千這樣的歷史人物的特殊禮遇，正表現了對藝術的重視與尊重，對人才的愛惜，對始終心存祖國者的標榜。張大千晚年生活的自由愉快，與大陸老畫家像潘天壽被侮辱而跳窗自殺，正好形成強烈對比！

公祭那天，「治喪委員會」輓聯云：

「過慈嶺，越身毒，真頭陀苦行，作薄海浮屠，百本梅花，一竿漢幟。」

理佛窟，發枯泉，實慧果前修，為山河生色，滿床退筆，千古宗風。」

試想像他一樣毅然離開他在美國經營多年的「環華庵」，回國定居，能有幾人？輓聯稱頌他的詞句真是非常恰當，而他也當之無愧啊！

張大千詩文集

全一冊

張大千先生四十七年老友
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 樂恕人編纂

◆十六開本，二百餘頁，七十磅木造紙精印，封面彩色，穿線平裝。◆詩七百首，詞十七首，文廿二篇，聯六十付，題跋二百則，手札十封，另有張大千生活書畫彩色照片多幅。◆定價謹計成本每冊新臺幣二百元，黎明圖書公司出版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雜誌社帳戶